走书声里度夏夜

■朱 伟

七八月的傍晚，日头刚沉入西山，蒸腾的暑气仍紧裹着村庄。心急的我早已按捺不住，扛起自家的板凳便往村口小会堂跑。晚上有先生来唱走书，有戏看有曲听，谁不想往那戏台子前凑，抢个最中间的好位置？

戏台不大，用旧门板搭的，也就八九个平方米。一张掉漆的方桌，一把高脚木椅，再加一幅洗得有点发白、绣着先生名号的桌帏，便是全部家当。先生照例坐在桌子右首，桌上三样家伙摆得齐整：一把折扇、一块静木、一条手绢。奶奶常说，这方寸之地啊，赛过咱家后山的林子，装得下千军万马。那时看不懂其中玄妙，只觉得这三样不起眼的东西，在艺人手中竟似通了灵。只见先生手中扇子一展，当真似平地起风雷；静木脆生生落下，急促的马蹄声竟踏破夏日沉闷的空气而来。

在浙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乡村孩子，夏夜的记忆多半是跟着走书长大的。那一腔石骨铁硬的宁波腔，一曲原汁原味的走书调门，再配上静木短促有力的敲击，便足以点亮孩子们整个夏夜的声色。

走书还没开说，整个会场就已挤得密不透风，人声嗡嗡作响。来得早的早已在前排坐定，长板凳竹椅挤挤挨挨坐满了人，蒲扇摇得呼啦作响。迟来的挤在人墙后，伸长脖子踮着脚，孩童们在大人腿缝间灵活地穿来穿去嬉闹不已。就在这时，“咚咚”两声静木击桌，整个会场陡然静寂，如同被施了定身法。说书人嗓音一起，便揪住了全场人的魂灵。笑声随着她的插科打诨如潮水般滚过人群；讲到悲情处，台下便响起一片压抑的唏嘘声。

宁波人常说“走书奔农庄”，一点不假。农闲时、过节了，都会请先生来唱几天。爷爷奶奶最爱张亚琴先生的书场，她一唱就是十天半月。那次，先生唱的是《杨家将》。静木一击，全场屏息，一声“马——来哟！”震得人心头发颤。紧接着一串清脆“嘚嘚”声竟从她唇齿间迸出，右手折扇凌空化作马鞭，抬腿作势上马，活脱脱是杨六郎策马踏破天门关。几十句唱词如湍急流水，一气呵成，会场静得落针可闻，听者浑身热血奔涌，仿佛铁马踏冰河闯入眼底。我屏息仰头，望着先生陡然化作顶天立地的英雄，汗水在她鬓角凝成细珠，随着每一个甩袖、顿足的瞬间，簌簌滴落在戏台上。

书至紧要关头，静木骤然一拍：“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明晚分解！”满场先是一片静悄悄的，接着就炸开了锅，有人笑骂“这先生真会吊人胃口”，有人则嚷着“明晚还来”。先生给乡亲们“吊胃口”，悬着的好奇心无处着落，众人只得一步三回头。回家路上，奶奶背着早已打瞌睡的我，她手里的蒲扇还在不紧不慢地赶蚊子，嘴里却已哼着先生刚唱的调儿。

那时，先生恰好借住在我家。每到吃饭点，母亲便显出格外的郑重来，在灶间早早忙碌，将井水浸过的西瓜切好，端上饭桌，说先生嗓子金贵，要西瓜润润嗓。饭桌前，台上威风凛凛的先生变回了温和长者。我曾好奇摸过她卸妆后放在木匣里的静木，却被母亲惊慌拍开手：“莫乱碰，那是先生的吃饭家伙。”先生却笑着拉过我，将那油润的木块轻轻搁在我掌心：“小歪手轻，拍拍看。”我的手落下，只发出沉闷的噗声，远不如她在台上雷霆一击，引得全场屏息。

多年后我在文化馆工作，为写一走书本子，专程到先生家中登门请教。那时她眼睛不好，就让我读稿子给她听，她边听边用手轻拍桌子，听一段就轻轻抬手打断我：“这里，用词太书面了，得这样说才好——”有次她讲到一个转承的地方，忽然停下来，指着窗外的老樟树：“就像这树丫分杈，要自然，不能硬拐。”话音未落，她已比画着随口唱了起来，眉梢眼底霎时神采焕发，恍然仍是当年小会堂里叱咤乾坤的先生。先生是北仑大碶和鸽村人，后来我请年近九旬的她与弟子回北仑老家举办了蛟川走书专场，依旧吸引乡亲无数。三年前先生离世，那袭挥动千军万马的长衫和激越声腔，从此竟永诀人间。

前日路过社区文化礼堂，电子屏上正滚动着“蛟川走书专场”的字样，咿呀唱腔从门缝里幽幽钻出来。推门，偌大厅堂内，三五老人零星散坐。蓦然间，静木的声音仿佛又穿透岁月而来，只是舞台方寸之间，已没了当年满场屏息凝神的拥挤炽热。扇木之声是淡了，但总有些东西还在。就像村口老樟树下的青苔，就算少了人踩，也还在暗地里倔强地绿着。那些金戈铁马的故事，还在老艺人的折扇间转着圈，只是听书人的衣襟上，再也沾不到稻花香了。

四明流泉

徐渭明 摄

白鹭飞过蓝色的梦境

（外二首）

■鹿南

观光车穿行，晃动
在芦苇荡深处
我们像一只只无翅之鸟
尖叫着
穿过蓝色玻璃
俯冲——
忘记了身在何处
忘记了自己是谁，无翅的飞翔
是一场蓝色的梦游
而人间，那些移动的身影
是甲壳虫？蜻蜓？蜥蜴？
在杭州湾湿地公园上空飘浮
我们如白鹭，冲出自己的身体
又困于自身的玻璃

一片枯枝的鹿角

一望无际的浅滩已横陈眼前——
古老的蹄印，将时光
钉在两百万年的来路上
河流淌着碎银
麋鹿游弋，一片枯枝的鹿角
搅动绿色深沉的梦
幽深的瞳孔穿过月亮
与我相撞，古老的密语
在浅水湾，或者深潭
翻出波纹，彼此的凝视中
我们不过是，打破天空湖水的
岸上倒影。

候鸟博物馆

推开车厢
从一只黑鸟的腹部
我们跌入另一只巨鸟的胸腔
隔着玻璃橱窗
羽毛陈年的气息渗入空气
也渗入呼吸。荧屏上
季节流转
羽翼在光影里折返
驻足间，我们
像是被焊在原地的
候鸟标本——一具，一具
未完成的飞翔。
橱窗内，所有翅骨
绷紧同一条挣脱的斜线
玻璃反光里，我们正在迁徙
穿越骨头形成的栅栏

中山西路的晚霞

■陶 鹏

我曾经跟随战舰，伴着朝阳驶向深蓝，迎着晚霞凯旋归航。

舰艇耕犁出的白色浪花，与海岸告别，欢腾着去拥抱朝阳。舰艏的锚灯杆则点燃微光，一头扎进晚霞的怀抱。

对于晚霞，我有特殊的感情。她的色彩如此绚丽斑斓，她的胸怀如此宽阔伟岸，她的笑容如此真诚热烈，像极了等待士兵回家的母亲。

回到地方后，在中山西路的尽头，在晴朗夏日里的回家路上，我依旧能够看到那熟悉的晚霞。中山西路的晚霞，挂在城市西边的上空。准确地说，正悬置于四明山区的头顶，在她富有层次的色彩照耀下，勾勒出四明山那高低起伏的轮廓，仿佛为大山披上一件节日的盛装。

沿着中山西路向西行驶的车辆或者行走的人们，只要抬头，就会幸运地跟她撞个满怀。此刻，映入眼帘的，或许只是她庞大身躯的一角，更多的部分被摩天大楼所遮蔽。不离开城市，甚至无法窥探她的全貌。但对于我们而言，这已经足够。

中山西路的晚霞是个守信的仙子。只要这个夏日足够晴朗，她就会准时降临在四明山上，迎接忙碌一天即将回家的人们。她是善解人意的女神，每次到来绝没有惊天动地的异象，也绝不改变天空更广袤领域的颜色。无论回家的人们是否抬起头去跟她打招呼，她都会默默守护着，祝福着，陪伴着，为人们驱散凡尘中的疲惫和阴霾。

中山西路的晚霞是个高超的画师。她具有通神的法力，调动着宇宙里最丰富的色彩，长袖飘舞，玉手轻挥，就泼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油彩。映在瞳孔里的这幅巨作，有热烈奔放的玫瑰红，有高贵冷艳的葡萄紫，有温馨浪漫的樱花粉，还有混合尘埃的黑灰暗底色的陪衬，层次分明，浑然天成，共同绘制出专属于这个时节的天书画卷。如果你有幸跟她邂逅，一定会发出由衷的赞叹，感恩上天赐予世间这样美好的图腾，感恩她所带来的丰盈色彩和无限希望。

中山西路的晚霞是个隐世高人。她绝不贪恋红尘，也不期待人们虔诚的膜拜和追捧，孤悬西方，在太阳落山之后，紧紧跟随夕阳的脚步遁入另一个世界。所以，晚霞是幸运的符号，她也有她的职责，所遇者皆是有缘人。当她义无反顾地告别世界，天空也会陷入无尽的黑暗。其实，在深邃的夜空里，她一直在那里，只是我们的目光不可及，无法苛求她的长久陪伴。而她却始终在祝福着我们，期待着有缘之日能够重逢。

如果问我，大海上的晚霞和中山西路的晚霞有何不同，我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心境。

大海上的晚霞，是水兵心底的港湾。晚霞升起的地方，是归航的方向，是陆地的方向，是回家的方向。水兵的思念，都可以跟晚霞诉说，托她把心事带给父母、爱人，把胜利的消息带给故乡。晚霞是温柔的、亲切的、慈祥的，她总是变着模样给水兵以慰藉，鼓励他们坚守战位，睁大双眼，保卫海防。

中山西路的晚霞，是城市小憩的驿站。她悄悄染红了城市的一角，如同司号员吹响了晚餐的军号，提醒着城市停下一天的劳作，进行简单的休整，等待下一个黎明继续奋斗。行色匆匆的人们，或许并不理解晚霞的好意，他们从城市的一个角落出发，去往下一个角落，身影可能被晚霞短暂捕捉，而更多的时候又消失在夜色之中。

无数次，在下班以后，我站在中山西路的天桥上，向西张望，目送晚霞蔓延、盛开，直至最后被黑夜吞噬。我想，这何尝不是一次生命的涅槃重生。她像极了我们的生命，短暂、热烈、壮美，最后归于平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具有同一个属性。

也是在这样的夏夜，我的目光被晚霞所阻滞和吸引，不得不重新定义世界的尽头。诚然，在我的目光和晚霞之间，需要穿越整个世界，但是中间部分都已无足轻重，甚至无心驻留。人生短暂，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关注的重点。

愉悦的景象，会引燃生命的烈火和激情。正如这中山西路的晚霞，在那一刻把我的灵魂带离了烟尘烦扰的躯体，享受起豪华奢侈的珍馐盛宴。哪怕只有一瞬间，生命就有了新的营养、新的跃动、新的色彩。

我喜欢中山西路的晚霞，喜欢站在天桥上欣赏她、给她拍照留影的时刻。那是幸福的时刻，只要你看看我红润的脸庞和放光的瞳孔，就一定能够被我的快乐所感染，并且也会去期待跟晚霞来一次邂逅之旅。

闲说晾霉

■虞 燕

《五杂俎·天部一》里道：“江南每岁三四月，苦淫雨不止，百物霉腐，俗谓之梅雨，盖当梅子青黄时也。”江南大地进入梅雨季，空气如浸过水的海绵，终日湿哒哒，霉菌趁机无所顾忌地滋生，洗净存放的衣裳、鞋子、被套床单散发出一股子霉味，墙壁、案板等长出了霉点，甚至一呼一吸间，都有霉菌孢子的气味强势入侵口腔和鼻腔。主妇们为此头疼不已。

“芒种逢丙入梅，小暑逢未出梅”，意即芒种后第一个丙日入梅，小暑后第一个未日出梅。出梅了要晾霉。自古就有“六月六，晒红绿，不怕虫咬不怕蛀”的说法。六月六正值小暑前后，雨季未远，湿气尚存，衣物书籍极易霉蛀，晾晒是应对潮湿的有效方法。此外，民间相传此日为龙王晒鳞之日，百姓效仿晾衣，可沾祥瑞。

当然，我们晾霉并不限于此日，一般会选个日头猛且无风的日子，誓把梅雨季留在物什上的“霉气”通通晒走。如今，大规模的晾霉鲜见，大家都住进了商品房，一方小小的阳台终究施展不开。哪像从前，家家有院子，可以大肆地搬出竹簟、藤椅、大团箕，撑起竹竿，拉起绳子，翻箱倒柜，食物、餐具等晾出来，花花绿绿的衣裳被面晒起来。晾晒的不只是物什，还有人们被梅雨洇湿的心情。主妇们脸上挂着温煦的浅笑，手脚忙着，嘴也没歇着，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声音爽亮，每个字都有弹性，在阳光里来来回回跳跃。小孩们犹如逛露天市场，一会从这家到那家，一会自小道进，于大路出，鱼儿般穿梭不已，过盛大节日似的。

张爱玲在《更衣记》里亦有写到晾霉：“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对于家有藏书者而言，梅雨季过后，晾晒书籍更为紧迫，生于现代，衣物或许还能用烘干机，而书不能，依然得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卷之。”又提及曝书“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曝书”，说明曝书重在“晾”，而非烈日底下大晒，否则易导致书页脆裂。可见，古人对此颇有经验。

我每年也会晒书，分批晒。阳台的地面铺上野餐垫，一本本书懒懒散散地躺于其上，阳光从窗户跳进来，从玻璃透进来，照在书上时已变得相对温和。那些或厚或薄的册子舒展着身躯，封面上的字迹被映得忽明忽暗，恍如隔世低语，书页中的“霉气”也仿佛正悄悄消散。晒书常有惊喜，或之前消失的书突然出现了，或偶遇了一本老书，轻轻翻动，似与故人重逢。傍晚收书，它们温热挺括，在臂弯里散发出一种蓬松的香气，像是把阳光也装订了进去。

晋朝的郝隆恐怕达到晒书的最高境界了吧。郝隆家贫，见有钱的邻居晒出了很多绫罗绸缎，便产生了与之相比的念头。他搬出竹榻放在庭中，解开自己的上衣，袒胸露腹。邻居甚为奇怪，问为何如此，郝隆傲然而答：“你晒你家中的衣帛，我晒我肚子里的书本！”看，多有趣的人！后来，“郝隆晒书”这一典故便用来比喻人腹中装书，富有学问。

近年，晒背之风渐盛，养生族纷纷露出后背，坐着晒，趴着晒，让夏阳来个自然“天灸”。大家相约晒背，推荐各种晒背胜地，讨论晒背效果，不亦乐乎。有古籍记载，在农历六月前后的巳时、午时和未时，解开衣服晒晒后背，有助于驱散体内的“寒气”“邪气”和“湿气”。若有人近来运气不佳，就说晒晒背，去去“霉”，一语双关。

不过，凡事过犹不及，夏日晒背千万得把握分寸，也要因人而异，万一中暑可就适得其反了。

“晾霉”这一习俗既有遵循自然节律的传统智慧，又有着将生活中的阴郁与不顺随阳光蒸发，迎来清爽吉祥的隐喻，体现了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从古至今，百姓晾霉无不寄托了他们对健康平安的祈愿。

掼 河

■冯志军

暑假已过一半，下午三四点，阳光透亮，蝉声激昂，逼得人只能藏在屋里看书。双层玻璃维护着屋内适宜的空调温度，猝不及防传来孩童的阵阵喧闹声，叮叮咚咚直击人心。酷暑天，孩子们不跟我一样在空调房吃冰激凌吗？再不成，暑假作业、课外阅读堆在面前，他们哪有闲工夫？

因了这突如其来的喧闹，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浮现——想去野河里游泳。

游泳，多文绉绉的字眼，像个三伏天大马路牙子上穿着西装一本正经的人。穿什么泳衣好？从野河过渡到泳衣，我为自己被禁锢住的自由感到羞怯。

小时候，游泳不叫游泳，也没有仰泳、自由泳的称呼，老家土话叫“掼河”。“泳池”就是村里的河，远远的不知从什么地方来，悠悠的不知去向什么地方。村里人的吃用水都从河里来，说它野，是因为它从来就在那里，不用惦记和维护。

上游水库放水时，野河水流湍急，泛着淡淡的河腥味儿，岔出一条条小水渠，奔到田里、小溪里。天热雨少时，两边河岩都露出来了，螺蚌被太阳一晒，急急赶到河里去。农忙时节，对面河埠头洗菜淘米，这边清锄头、淘野菜，泥腿子在河水里浸浸，清凉的河水不仅洗去了淤泥，还安抚了农人。野河，随着村庄的呼吸，起起落落安分守己。

每到夏日，躲开父母的管教，三五好友吆五喝六，一起到河里“掼河”。中国人造字真有趣，“提手旁”的字都和动作有关。但真要追究“掼河”的动作，好像又不是那么规范了。你能用“提手旁”涵盖小孩们下河的动作吗？有被推下去的，有装作不小心摔下去的，有模仿三米板跳台胡乱做个动作下去的，还有手拉手的。头朝下的像鱼，手先入水的如蛟龙，背先着水的水花四溅。“掼河”的欢愉，与手有关，又与手无关。

现在“掼河”叫游泳，池子里泳道明确，红蓝分明，大人、小孩清一色着泳帽、泳衣，人声鼎沸中教练的哨子嘹亮无比，规范、严整，却似乎少了什么。还是喜欢“掼河”，思绪被牵扯到遥远却亲切的村里，晒得像乌贼干一样的小孩，穿着裤衩或干脆赤膊的小孩，有的圈着墨黑肥胖的橡皮轮胎，有的拿个塑料脸盆，有的拿着个空的塑料壶，有的赤手空拳，嬉笑着从河埠头湿哒哒地爬上来，踩着滚烫的石子沙土，翘着脚龇牙咧嘴蹦到桥上，从桥头河岸等稍高处“掼”入河中，水花四溅笑声四溢。

游泳和“掼河”，有那么多不同。

想去野河“掼”个河，没那么多要求，沿河埠头下水或直接从桥头跳下都好，不会游的呛几口水自然会游了，会游的趾高气扬也不会觉得不对。没人在乎你是狗刨式还是其他姿势，就可劲儿和水嬉闹吧。同伴都是你的教练，可能会更严苛地要求你游得又快又好，又自觉自愿地给你帮助，没人掐着秒表在岸边呵斥……

真想去野河里“掼河”，是野河不是一本正经的泳道。抬头是蓝天白云飞鸟绿树，远处有浓郁的山，像正板着脸把竹竿戳到河里来骂着叫你起身的父母，背后全是浓密的笑意。白墙青瓦间有袅袅的炊烟升起，映衬着渐渐沉落的夕阳，满世界都是醉意。岸边的野草，在夏风中颔首低眉，摇曳不停。天牛沉醉其中，和树上的蝉儿，一唱一和地感叹渐渐远去的暑气。

孩子们叫喳喳的，在河中你来我往，欺负不会游的，扒彼此裤子的，潜在水里偷看的，一点都不“文明”，但迸发的快乐却是最真实的。鸭子嘎嘎嘎，有时被孩子的虚张声势吓得四处乱窜，有时也学孩子，来个倒栽葱，来个鸡啄米，和孩子们比泳技。真想去野河“掼”个河，可是，还有野河吗？有人和我一起疯吗？我，还会游泳吗？或者，我还记得“掼”这个动作吗？